

养气门下的石滑梯

王次勇(邹城市)

小时候,我家住在邹县南关,离孟庙不远。在我眼里,这座古祠始终森严而幽邃: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殿宇巍然。那里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殿宇巍然。里头的一切都太古老、太深奥,我全然不懂。唯一记得的,是外祖母带我去时总念叨的那句童谣:“摸摸石龟的头,一辈子不犯愁;摸摸石龟的腕,一辈子不害病。”康熙御碑亭里那只驼碑的夔夔,将近一人高,是庙里最大的,似乎也最灵验——头和尾巴早已被摸得油光水滑。

孟庙有三座外开的大门。南边的棂星门是正门,那时旅游业未兴,很少打开;中部的东门(知言门)与西门(养气门)之间,常开的只有西门,也是主要出入口,不收门票。一门之隔,西面便是孟府。孟府当时是文管所驻地,大门边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的字据说是郭沫若题写的。

真正让我心驰神往的,是养气门外那两道天然的“石滑梯”。所谓石滑梯,实则是台阶两侧的垂带石——这文绉绉的名字,是我多年后从网上查来的。一同查到的,还有“养气门”的出处,源自《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那两道石滑梯上深凹光滑的槽痕,则是数位孩童用屁股“打磨”出来的杰作。能把平直刚硬的条石磨出这般圆润的弧度,靠的是岁月滴水穿石的耐心,也是一代代稚嫩身躯你来我往、接力打磨的见证。

庙府之间的路通向城里,每逢四、九日,南关大集便设在此,人流熙攘。面对这天造地设般的滑梯,哪个孩子能抵抗它的召唤?无数个小屁股日复一日的磨蚀,让粗砺的石面变得莹润如玉,一眼望去,分明就是两道为快乐而生的滑梯。

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和同学约在养气门外,与石滑梯亲近一番。统共五级台阶,不高不低。我们“噌噌”蹿上平台,往滑梯顶端一坐,身子前倾,两脚一蹬,“咻溜”便滑到了底。风从耳边掠过,虽然轻微,却能感觉到速度带来的快意。石头坐上去凉丝丝的,滑到底时,屁股却已摩擦得发热。我们爱张开双臂,像鸟儿展翅,感觉在飞。

这份快乐让人欲罢不能,于是我们周而复始地爬上去、滑下来,还发明出各种花样:双人滑讲究配合,背身滑挑战方向感,蹲着滑考验平衡,

趴着滑能看清石槽里温润的光泽与明暗交织的斑纹;最别致的是仰面躺着滑——看门檐与古柏的枝叶从头顶掠过,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流动。每滑一次,我们必模仿火车或飞机的轰鸣,为自己助兴。养气门下,终日回荡着清亮的笑声。

这欢乐也能感染路人。曾有一位拄拐的老人驻足,笑眯眯看了我们许久。老人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摸了摸石滑梯,轻声说:“我像你们这么小时,也在这儿玩过。一晃,快八十年啦。”他离开时,那“笃、笃”的拐杖声,似乎也被石滑梯注入了些许轻快。

我们还在这儿遇见过外国人。一行高鼻深目的访客由文管所人员陪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为首的是个穿花格子上衣的胖老头,头发花白。正当我和同学双人下滑时,他忽然停住脚步,眼睛瞪得圆圆的,满是惊奇。接着,他竟转身走向对面的石滑梯,笨拙地坐下,在众人的低呼中抱着膝盖猛滑下去——不,几乎是“窜”了下去,结果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儿。胖老头自己却哈哈大笑,好像过了把瘾。他爬起来,拍拍灰,朝我们弯下腰,翘起大拇指,嘴里不停说着。翻译笑道:“专家说好玩极了,就是他玩得不好,要向你们学习呢。”

今年秋天,我陪外地朋友游孟庙。走出养气门时,朋友的小孙子一眼看见石滑梯,立刻雀跃起来,台阶不走了,非要滑下去不可。朋友只好在阶下张开双臂护着。那孩子乐此不疲,爬上滑下,一遍又一遍,嘴里还脆生生唱着歌。看着孩子欢快的身影,我想,在塑料与钢铁制成的滑梯上,他或许也能找到同样的快乐。但我总觉得,那里少了点什么——少了石头四季流转的温度,少了被无数代人磨出的、温润如玉的触感,少了那凹槽里沉积的、看不见的时间之尘。

年年岁岁,石滑梯上的孩子从不同的光阴里走来,穿着不同的衣裳。一代人来了,滑下去,长大了,走远了;又一代人来了,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收获着同样的欢乐。这份天真无邪的快乐,或许正是人生“养气”之初,那一口最纯澈的呼吸。

醉入甘泉大峡谷

李炳奎(太白湖新区)

车行渐入峡谷地带,远山如黛,近处的黄土崖壁被星星点点的绿意点缀着。在游客中心刚下车,一股黄土高原特有的干燥而纯净的风便迎面扑来。广场中央,“甘泉大峡谷”五个大字赫然矗立,仿佛在宣告一段不凡旅程的开始。

当我真正踏入月牙谷时,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攫住——世界在这里陡然改换。两侧石壁高耸入云,将天空裁剪成一弯优雅的新月。阳光顺着那道柔和的曲线缓缓流淌,不疾不徐,带着蜂蜜般黏稠的质感,在赭红、暗紫与青灰交织的岩壁上悠然踱步。光与影在这里共舞,让冰冷的岩壁焕发出生命:方才还沉郁的赭色岩层,转弯就被金色的光瀑点亮;每一道纹理都像古老的地质书卷,记录着百万年的风雨沧桑。指尖触碰冰凉细腻的岩壁,传来的是一种沉静而巨大的力量。

如果说月牙谷是光影谱写的抒情诗,那么

桦树沟就是自然挥洒的油画。这里的绿意更加恣意——蕨类与苔藓沿着湿润的谷底蔓延,执着地覆盖每一寸能够依附的岩石。最令人惊叹的是石壁本身:亿万年的流水侵蚀,雕琢出繁复而流畅的线条,如波浪奔涌,似云絮舒卷。阳光从峡谷缝隙挤入,点燃了岩壁上斑斓的纹理。峡谷时而狭窄如一线天光,时而开阔如地下殿堂;每一步转身,视野中的光影构图都在重新排列。游人无不沉醉,纷纷举起手机试图留住这份美丽。我在一泓清潭边驻足,水底的碎石纹路清晰可辨,倒影中的岩壁因水的荡漾更添迷离。周遭万籁俱寂,唯有岩缝偶尔滴落的水珠,叮咚作响,清脆地敲在心上。

归途上,我频频回望。峡谷静卧在黄土高原的怀抱里,如沉睡的巨龙。我们来了又走,带不走一片云彩,却把魂儿的一角,永远留在了那些光与影的褶皱之间。

如果

董敬敬(金乡县)

如果云,朝着阳光
唱着欢乐的歌谣
热情的奔向远方
我愿意是一只飞翔鸟
毕生追随
云和我,增添了生命的影像
我和云,徜徉着自由理想

如果风,朝着阳光
唱着欢乐的歌谣
抒情的奔向远方
我愿意是一只蒲公英
毕生相随
风和我,贡献着温柔的向往
我和风,唱响了自由的乐章

如果路,朝着阳光
唱着欢乐的歌谣
载着人民的幸福奔向远方
我愿意是一粒小石子
默守毕生的向往
路和我,承载着所有的远航
我和路,祈祷着所有的安康

就是你,朝着阳光
唱着欢乐的歌谣
一声声妆点着我的家乡
你是我的家啊
我是你的小姑娘
你和我,绘画着灿烂的篇章
我和你,燃烧着毕生的辉煌

小寒

风(任城区)

北方的小寒
一年最冷的时刻
记得有一年小寒
漫天飞雪
父亲站在村口
天黑了
他回到家中
可他坐立不安
又去了村口
已经是几个来回了
一直到我在睡梦中
被哥哥说话声惊醒
哥哥在千里外工作
从镇里的车站下车
步行十几里路到家
变成一个雪人
手里捧着新电褥子
给父亲说使用方法

天再冷
路再长
思乡人也会回家乡